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梁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武帝七

斷酒肉文 四首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

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眾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疏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喝云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眾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

遠因在於卽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
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
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
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猶得自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
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
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眾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
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置架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
肉若於屠殺人閒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合此人不以財網
肉者習惡律儀捕害眾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
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
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
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噉食
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卽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

亦爾心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
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人不
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已法受鳥戒人受鳥戒施受鹿戒人
受鹿戒施鳥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鳥戒
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卽飲
酒開眾惡門入卽噉肉集眾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
顛倒無如是眾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眾生
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
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
自飲酒違負約誓七眾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
而出此文其餘眾僧故復可至學律者翻不宜爾且開放逸門
集眾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
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

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
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
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罪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慙
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
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啖肉無犯戒罪此
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啖肉各有巨窟終不以此仰觸
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啖肉終不吐泄寺舍
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啖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
飲酒啖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
啖肉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啖肉臭氣薰蒸一切善
神皆悉遠離一切眾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
復飲酒啖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啖肉自破善法破
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啖肉皆是自力所

辨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眾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眾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緇瓦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爲當曾聞此說爲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人佛弟子云何不從師教經言

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眾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眾生皆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爲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密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

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緣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鴟鴞嗜鼠。啣咀甘蟻。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最有知。勝諸眾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懇勸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

魚實不食肉亦應聞不此處不殊水陸眾生同名爲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違事本爲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眾生者是魔行噉食眾生是地獄種噉食眾生是恐怖因噉食眾生是斷命因噉食眾生是自燒因噉食眾生是自焚因噉食眾生是自炮因噉食眾生是自炙因噉食眾生是自割因噉食眾生是自剝因噉食眾生是斷頭因噉食眾生是斷手因噉食眾生是斷足因噉食眾生是破腹因噉食眾生是破背因噉食眾生是剝腸因噉食眾生是碎髓因噉食眾生是抉目因噉食眾生是割鼻因噉食眾生是截耳因噉食眾生是貧窮因噉食眾生是下賤因噉食眾生是凍餓因噉食眾生是醜陋因噉食眾生是韓因噉食眾生是盲因噉食眾生是瘡因噉食眾生是瘰癧因噉食眾生是跛因噉食眾生是蹇因噉食眾生是瘡因噉食眾生是癩因噉食眾生是疥因噉食眾生是癩因噉食眾生

是癰因噉食眾生是癭因噉食眾生是癘因噉食眾生是疝因噉
食眾生是癰因噉食眾生是癩因噉食眾生是痔因噉食眾生是
疽因噉食眾生是癭因噉食眾生是癩因噉食眾生是致蚤因噉
食眾生是致蝨因噉食眾生是致蚊因噉食眾生是致蚤因噉食
眾生是遭毒蟲因噉食眾生是遭惡獸因噉食眾生是病瘦因噉
食眾生是寒熱因噉食眾生是頭痛因噉食眾生是心痛因噉食
眾生是腹痛因噉食眾生是胸痛因噉食眾生是背痛因噉食眾
生是手痛因噉食眾生是足痛因噉食眾生是膈痛因噉食眾生
是腸痛因噉食眾生是筋縮因噉食眾生是胃反因噉食眾生是
脈絕因噉食眾生是血流因噉食眾生是咽塞因噉食眾生是喉
痛因噉食眾生是風病因噉食眾生是水病因噉食眾生是四大
不調適因噉食眾生是五臟不調適因噉食眾生是六腑不調適
因噉食眾生是癡因噉食眾生是狂因噉食眾生乃至是四百四

病一切眾病因噉食眾生是熱因噉食眾生是惱因噉食眾生是
受壓因噉食眾生是遭水因噉食眾生是遭火因噉食眾生是遭
風因噉食眾生是遭偷因噉食眾生是遭劫因噉食眾生是遭賊
因噉食眾生是鞭因噉食眾生是杖因噉食眾生是笞因噉食眾
生是督因噉食眾生是罵因噉食眾生是辱因噉食眾生是繫因
噉食眾生是縛因噉食眾生是幽因噉食眾生是閉因噉食眾生
是生苦因噉食眾生是老苦因噉食眾生是病苦因噉食眾生是
死苦因噉食眾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眾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
眾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眾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眾生是行苦
因噉食眾生是壞苦因噉食眾生是苦苦因噉食眾生是想地獄
因噉食眾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眾生是眾合地獄因噉食眾生
是叫喚地獄因噉食眾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眾生是熱地獄
因噉食眾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眾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眾生

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鬪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鬪子地獄因。噉食眾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眾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眾苦果。皆由殺業。惱害眾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眾生。父眾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眾生。母眾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眾生。子眾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

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於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眾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卽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眾生是一切眾生惡知識是一切眾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

獸中或在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眾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際善思方便

廣弘明集二十六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眾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羣祀若有所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請出家人云何反食眾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

將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同上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眾還寺已後各各檢勅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糺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眾鳴鑼撻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

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
蜜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毘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
將地神。堅牢迦毘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迦王。阿修羅
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毘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
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
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
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
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
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
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反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
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
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剗心擲地。以示僧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
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

日當先自爲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於道場若飲酒
放逸起諸姪欲欺誑妄語噉食眾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類
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
種苦乃至眾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
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
眾清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
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
匡正佛法和合時眾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
種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
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毘羅神猶設鹿
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
別宣意同上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

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問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曾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礙此生雖可不犯眾罪。後報業強。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况復飲酒。噉食眾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弱。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爲善惑。就善惑中。重爲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

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
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
故氣力充滿則是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
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
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
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卽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
所執甘魚肉者便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
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
菜纔欲得力復啖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
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
有堪能是諸憎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
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眾魔共相媿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
魔眾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

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會求如是之人亦墜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熱內心應惡見人勝己常懷忿疾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皆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廣弘明集
二十六

鍾律緯

案律呂京馬鄭整至糞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糞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

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乃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乃自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復進內上生盛變仍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比較詳求莫能辨正聊以餘日試推其旨參校舊器及右夾鍾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毫制爲四器名之爲通四器絃閒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黃鍾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絃絲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終始之音相次之理爲其名義名之爲通通施三絃傳推月氣悉無差舛卽以夾鍾王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爲十二笛以寫

通聲其夾鍾笛十二調以飲玉律又不差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
鍾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遺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
夷則笛飲則聲韻合和端門外鍾亦案其銘題定皆夷則其西廡
一鍾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鐫刻乃是太簇則
下今笛二調重敕太樂丞斯宣達令更推校鍾定有鑿處表裏皆
然借訪舊識乃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之去銅既多故其調磈下
以推求鍾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傾致三鍾小
大中各一則今之太極殿前二鍾端門外一鍾是也案西鍾銘則
云清廟撞鍾秦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云太簇鍾徵則林鍾
宮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檢題既無秦漢年代直云夷則大
簇則非秦漢明矣古人性質故作僮僕字則題而言彌驗非近且
夫驗聲改政則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執其文歷年永
久隔而不通無論樂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頌漢歌

各敘功德豈容復施後王以濫名實今率詳論以言所見並詔百司以求厥中

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攷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臨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此尺者勛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鍾律圖所載荀勛校量古尺文與此銘同

主衣從上相承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主衣周尺東昏用爲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鍾有昔題刻乃制爲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訓定今尺最爲詳密長祖沖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爲四器名爲通又依新尺爲笛以命古鍾案刻夷則以笛命飲和韻夷則定合

宋武平中原送渾天儀土圭云是張衡所作驗渾儀銘題是光初四年鑄土圭是光初八年作並是劉曜所制非張衡也

已上四條並見隋書

律麻志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潔校刊

全梁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簡文帝一

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天監六年封晉安王歷
南兖州刺史丹陽尹荊州刺史江州刺史加侍中普通中歷南
徐州刺史雍州刺史中大通初徵爲揚州刺史三年五月立爲
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卽位明年改元大寶在位二年爲侯景
所廢幽于永福省遇弑賊僞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侯景
伏誅追諡曰簡文皇帝廟號太宗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
長春義記一百卷老子私記十卷莊子講疏二十卷談疏六卷
竈經十四卷集八十五卷

晚春賦

待餘春於北閣藉高譙於南陬水篩空而照底風入樹而香枝嗟

時序之迴斡歎物候之推移望初篁之傍嶺愛新荷之發池石憑
波而倒植林隱日而橫垂見遊魚之戲藻聽驚鳥之鳴鳴樹臨流
而影動岩薄暮而雲披既浪激而沙游亦苔生而徑危

初學
記三

秋興賦

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傷二情之本背更同來而匪方復
有登山望別臨水送歸洞庭之葉初下塞外之草前衰攸征人與
行子必承臉而沾衣紛吾間居有怡優游多暇乃息書晷之勞以
命北園之駕爾乃從玩池曲遷坐林間淹留而蔭丹岫徘徊而牽
木蘭爲興未已升彼懸崖臨風長想馮高俯窺察游魚之息憫憐
驚禽之換枝聽夜籤之響殿聞懸魚之扣扉將據梧於芳杜欲留
連而不歸

蘇文類聚三
秋賦張博編入

案此賦與臨
元帝集誤

臨秋賦

火歇兮秋氣生風起兮秋潦清覽時興而自得聊飛轡而娛情遵

二條之廣路，背九仞之高城，爾乃登長阪，息余驥，攬維舒情，沈吟
屬思，草色雜而香同，樹影齊而花異，遙峯迢遞，繁沙斷絕，雲出山
而相似，水含天而難別。蘇文類聚三

海賦

昔禹啟龍門，羣山既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勢廣而盤礴，坎德
洊臻，水源深博，灌注百川，控清引濁，始乎濫觴，委輸大壑，湖之渺
而無際，望之杳而綿漠，鬱沸冥茫，往來日月，朏魄昏微，乍明乍沒，
若夫長風鼓怒，涌浪砰砢，颺波於萬里之間，漂沫於扶桑之外。初

大壑賦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大壑在焉，其深無極，悠悠既湊，滔滔不息，觀
其浸受，狀其吞匿，歷詳眾水，異導殊名，江出灌錦，漢吐珠瑛，海逢
時而不通，河遇聖而知清，嗟乎使夫懷山之水，積天漢之流，駛彭

潛與涓涓俱臻，四瀆與九河同至。余乃知巨壑之難滿，尾閘之爲

異。蘇文類聚九

圍城賦

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謀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梁書朱異傳

述羈賦

奉明后之霑渥，將遠述於荆楚。歎雲霞之宵慢，對江山之遙阻。是時孟夏首節，雄風吹甸。晚解纜乎鄉津，涕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顧帝都而裁見。遠山碧暮水紅，日旣晏。誰與同雲，差哉而出岫。江搖漾而生風，奉靈言而道邁。改余玉於江隈，遵陽塗而中正。軫悲心其若頽，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逐雲飛。思隨蓬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東返。蘇文類聚二十七

阻歸賦

漢書劉歆傳作阻歸賦

觀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而作輔、伊
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躡九枝而耀景、總六副而博風、屬玄
琰之啟異、逢玉弩之相驚、頓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發伏龍
之雄氣、耀策馬之高星、地迺朔場、疆鄰北極、壠樹饒風、胡天少色、
上月斜臨、寒松遙直、雲向山而欲斂、雁疲飛而不息、何愁緒之交
加、豈樹萱與折麻、聞繁鉦之韻冰、聽流風之入筮、終知客遊之阻、
無解鄉路之賒、藝文類聚二十七

序愁賦

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
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玉觴浮椀、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耿、息
此長謠、藝文類聚三十五

悔賦

并序

夫機難預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己，迷己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云：允德不讐，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之恨表，衛風義失，宣公之刺彰，無將詠興，董事書作，季文再思而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慎履冰之誠，竊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爲賦曰：

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鶴雙舞，檐鳥獨赴。懔林宗之巾，憑南郭之几。玄德之眊，聊紫于安之嘯。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嘆杞。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闢此令終。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蓮子。蹟夫履車之人，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混一車書，鞭笞宇宙，胡亥之寄已危，萬代之祀難備。阿衡失責成之所，趙高秉棟梁之授，拒諫逞刑，戮宰誅守，矜上林之戲馬，嘉長楊之射獸，囁帖禁中之言，欺侮山東之寇。及其祠崇涇水，作嶽夷。

宮徒希與妻子伍，下願與黔首同。信磔絕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才氣過人拔山靡類。扛鼎絕倫，聲駕盛漢。勢壓餘秦，鉅鹿有動天之卒。轅門有屈膝之賓。旣利有功之印，亦疑奇計之臣。唱雞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媿，分漢騎之餘身。郭君失位，徒馭而亡。尙悲殘棋，獨飲餘漿。枕畚空臥，伏軾懷傷。魂飄原野，骨餌豺狼。楚王刻鶴，播徙南地。鏡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匪射獵之娛意。幽泉斯卽，白日何冀。甯喜納君，恃功肆寵。衛侯厭驥，忠臣憤勇。昏迷靡悟，敗不虐踵。商君被執，李斯赴收。身居闕下，命屢秦囚。追傷用法之弊，還思不諫之尤。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謀。伯卓跋扈，豺目爲輔。弑君鳩子，誅李害杜。鬻恩販寵，怨庶虐人。蔽朝政之聰察，害上書之烈臣。榮暱子於阿尹，肆貪濁之淫威。樹姦黨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卒其膏鈇潤鉞，寘纏逢徽。壯武英逸，才爲時出。陸離儒雅，照爛文筆。江東啟吞併之

籌幽州著懷遠之術。運鍾毀冕。時屬傾顛。鋪鳴水閣。日黑山遷。雷
下之謀不決。忠良之戮已纏。台燿之災。雖啟鴟鵂之賦。徒然士衡
文傑。綽有餘裕。氣含珠璧。情蘊雲霧。志闕沈隱。心耽進趣。倔茲猛
眾。臨此勁兵。抗言孟玖。肆此孤貞。廢辭已切。墨慢徒榮。形殞河上。
心憶華亭。若夫揚輝。狂言灌夫。矢志卒其殞命。埋軀傷形。屬吏周
君。飲後裴子。酣狂斬固。紀瞻之妾。眠卧季倫之房。亦足以魂驚神
爽。悔結嫌彰。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兮。多自欺。不遠而
復。幸無咄。建功立德。有常基。曾馳臆斷。多失之前言。往行可爲師。

文苑英華

九十一

玄虛公子賦

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
拘。迴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於玄境。意飄飄於白雲。追寂圃而
逍遙。任文林而迭宕。忘情於物我之表。縱志於有無之上。不爲山

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

蘇文類聚三十六

舌賦

奚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裨，王言詠而瑞降，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說之功，復有構扇之端，讒諛之迹，黠紫凌朱，飛黃妒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殲蘇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僞可息，清風不朽。

蘇文類聚十七

舞賦

酌蒲桃，坐柘觀，命妙舞，徵清彈，髀髮初笄，參差俱集，信身輕而似重，亦腰羸而帶急，響玉砌而遲前，度金扉而斜入，似斷霞之韶彩，若飛鸞之相及，既相看而絲視，亦含姿而俱立，於是徐鳴嬌節，薄動輕金，奏巴渝之麗曲，唱碣石之清音，扇纔移而動步，鞞輕宣而逐吟，雨乃優遊容豫，顧眄徘徊，強紆顏而未笑，乍雜怨而成猜，或

低昂而失侶，乃歸飛而相拊。

或前異而始同，乍初離而後赴，不遲

不疾若輕，若重，眄鼓微吟。

初學記作唱

迴巾自擁，髮亂難持，簪低易捧。

牽福恃恩，懷嬌知寵。

藝文類聚四十一初學記十五

琴賦

江南之竹，弄玉有鳴鳳之簫，焉洞陰之石，范女有遊仙之磬，焉若夫排雲入漢之美，含商觸徵之奇，罷雍祠之麗響，絕漢殿之容儀，別有泗濱之梓，聳榦孤峙，負陰拂日，停雪棲霜，欽峯峩嶷，玄嶺相望，寄丹崖而茂采，依青壁而懷芳，奔電礪突而彌固，嚴風倚拔而無傷，遂畏峯澀，人羣罕至，乃命夔班，翦而成器，隆殺得宜，修短合思，矩制端平，雕鏤綺媚，既而春桑已舒，隄風掩暎，丹莢成葉，翠陰如黛，佳人採掇，動容生態，值使君而有辭，逢秋胡而不對，里閭既返，伏食蠶飢，五色之繆，雖亂八熟之緒，方治，異東垂之野，蘭非山經之瀝，絲於是制絃，擬月設柱，方昧若夫鏗鏘奏曲，溫潤初鳴，或

徘徊而蘊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將連而類絕，乍欲緩而頻驚。陸離
抑按，磊落縱橫。奇調間發，美態孤生。若將往而自返，似欲息而復
征。聲習習而流韻，時怳怳而不盈。如浮波之遠驚，若麗樹之爭榮。
譬雲龍之無蒂，如笙鳳之有情。學雌鳴之弄響，擬翔鶴之妙聲。朱
絃在手，擊重還輕。爾其曲也，雅俗兼施。諧雲門與四變，雜六列與
咸池。王讚既工，阮賦亦奇。曹后聽之而歡譙，謝相聞之而涕垂。至
若登山望別之心，臨流送歸之目。隴葉夜黃，關雲曉伏。覩獨雁之
寒飛，望交河之水縮。聽鳴箏之弄響，聞茲絃之一彈。足使遊客戀
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怕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
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移北里。納千金之重聘，擅專房
之宴私。方美珥而不滅，擬甘橘而無噍。聞削成於斜領，照玉綴於
鉛脂。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珮重行遲。爾乃促
筵命妓。蘇文類聚初學記作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花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

日蹉跎時淹樂久翫飛花之度窗看春風之入柳命麗人於玉席
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警輕薄之經過黛眉如掃曼睇成
波情長響怨意滿聲多奏相思而不見吟夜月而怨歌笑素彈之
未工疑秦宮之詭和若夫鉤竿復發蛟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
陽鳥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荆妃足使長廊之瓦虛墜
梁上之塵染衣鱈魚遊而不沒白鶴至而忘歸於是乎餘音未盡
新弄繁纒參差容與顧慕流連落橫釵於袖下歛垂衫於膝前乍
含猜而移柱或斜倚而續絃照瓊環而俯捻度玉爪而徐牽見微
矚之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長吟之靡曼雜新歌之可憐歌曰年
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窠
舞未成行故迺宋偉絳珠之好聲文君慎女之清角上掩面而不
前言翰輝而恥學寶獨立之麗人乃入神之佳樂

文苑英華七十
一又略見於文

金罇賦

序

舍弟西中郎致金罇一枚周禮云鼓人掌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金罇和鼓金鐃節鼓注曰罇罇于也圓如椎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淮南云兩軍相當鼓罇相望若古之禮器節軍和樂者矣吾奇而賦之其詞曰

有罇于之麗器實軍樂之兼珍伊前古以爲美成名都之匠人採赤鎔於蜀壘求銅精於灌濱若夫鼓以陽鑪營之陰炭是鑄是刻載輝載煥笑烏獲之奮槌踰嵇生之善鍛實規形之可悅以妙聲之遠聞譬洪鍾之虎紐學章鼎之龍文至於篋篋先列金石俱諧八能效技六變程才觀雲龍之鬱郁望威鳳之徘徊代晉鼓之擘擘皆能協宮之飲平樂有十千之極揮秦箏之慷慨代晉鼓之擘擘皆能協宮和徵節往通來宣奏有序度曲可觀鄒金鋪之非德噉商鼓之易殫應南斗之鳴瑟雜西漢之金丸若夫伏波出討貳師遠征蒲昌

對戰孤竹臨兵，映似月之遙羽，飛如鳧之去旌，軍魚麗而齊上陣，龍膝而俱行，望烏雲之臨敵，聞條風之入營，壯士被屣，良馬絡繹，野曠塵昏，星流電掣，日侵山而欲隱，霧陵空而不滅，望水色其如花，覩奔沙之似雪，咸聽響而先登，普聞鳴而爲節，當此時也，畫角取吟，胡笳不思，刁斗暫捐，金鉦虛置，何資和之不營，而吐聲之雄異，制六師之進旅，驚三軍之武志，嗟吾弟之博物，實愛奇之已深，識且鑒於鳴石，賤有踰於兼金，如陳器於柏寢，似出鼎於汾陰，豈寶映之爲貴，非瑚璉之可欽，昔武都之一扇，乃銘功以述心，矧元常之五熟，又刻篆以書音，况茲贈之爲美，而古跡之可尋，聊染翰而操筆，終有愧於珍珠。

文苑英華
七十一

列燈賦

何解凍之嘉月，值葦莢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南油俱滿，西漆爭然，蘇微安息，蠟出龍川，斜暉交映，倒影澄鮮，九微

問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跡同大樹，競紅蕊之晨舒。煖丹瑩之昏
驚，蘭膏馥氣芬炷，擊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沈。蘇文類
卷八十

對燭賦

雲母窗中合花甃，茱萸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
不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搖同心之明燭，
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取正，推樓窗而畏
寬。綠炬懷翠，朱蠟含丹。豹脂宜火，牛膠耐寒。銅芝抱帶，復纏柯金。
藕相榮共吐，荷視橫芒之昭曜。見蜜淚之躊躇，漸覺流珠走熟視。
絳花多宵，深色麗。焰動風過，夜久惟煩。缺天寒不畏蛾，菖蒲傳酒
座欲闌。碧玉舞罷羅衣單，影度隔長枕。烟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
脈脈兩相看。蘇文類卷八十
初學記二十五

眼明囊賦

並序

俗之婦人，八月且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

目聊爲此賦

爾乃裁茲金縷，製此妖飾。緝濯錦之龍光，翦輕羈之蝶翼。雜花勝
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逼。明金亂雜，細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
擬椒花於歲首，學天桃於暮春。

藝文類聚七十

梅花賦

層城之宮，靈苑之中。奇木萬品，庶草千叢。光分影雜，條繁幹通。寒
圭變節，冬灰徒筩。並皆枯悴，色落摧風。年歸氣新，搖雲動塵。梅花
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雜雪而被銀。吐豔四照，之林舒
榮。五衢之路，既玉綴而珠離。且冰懸而雹布，葉嫩出而未成。枝抽
心而插，故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雜罪罪
之晨霧，爭樓上之落松。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花而傍嗽。或含影而
臨池，向玉階而結彩。拂網戶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詠，三軍傳魏
武之奇。於是重閨佳麗，貌婉心嫻。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遺寒。

映衣始薄羅袖初單折此芳花舉茲輕袖或插鬢而問人或殘枝
而相投恨鬢前之大空嫌金鈿之轉舊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
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長落盡賤妾爲此歛娥眉花色持相比
恆愁恐失時蘇文類聚八十六
初學記二十八

採蓮賦

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花兮丹復紅臥蓮葉而覆水亂高房而出
叢楚王暇日之歡麗人妖豔之質且棄垂釣之魚未論芳萍之實
唯欲迴渡輕船共採新蓮傍斜山而屢轉乘橫流而不前於是素
腕舉紅袖長迴巧笑墮明璫荷稠刺密亟牽衣而縮裳人喧水濺
惜虧朱而壞妝物色雖晚徘徊未反畏風多而榜危驚舟移而花
遠謫曰常聞葉可愛採擷欲爲裙葉滑不留經心忙無假蓋于春
誰與樂唯有妾隨君蘇文類聚
八十二

修竹賦

有嬖媚之茂篠寄江上而叢生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雲母之名日
映花靡風動枝輕陳王歡舊小堂伉軸令饒故人亦賦修竹伊嘉
賓之獨劭願余躬而自慙

藝文類聚八十九
初學記二十八

鴛鴦賦

朝飛綠岸夕歸丹嶼願落日而俱吟追清風而雙舉時排荇帶乍
拂菱華始臨涯而作影逐蹙水而生花亦有佳麗自如神宜羞宜
笑復宜嘔既是金閨新入寵復是蘭房得意人見茲禽之棲宿想

君意之相親

藝文類聚
九十三

鵝鵲賦

飲三芝之瀟露食六草之英芳似金沙之符采同錦質之報章紅
毛覆臆翠鬣垂心浴波泳滑浮廣戲深臨高舞翮映淺弄音逐餘
暉而顧景乘清吹而微吟

藝文類聚
九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八終

全梁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簡文帝

卽位大赦詔 太清三年五月辛巳

朕以不造、夙丁閔凶、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慕號眺、磨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瑩瑩在疚、罔知所託、方賴藩輔、社稷用安、謹遵先旨、願命遺澤、宜加億兆、可大赦天下、梁書簡文帝紀

原放北人爲奴婢者詔 太清三年五月壬午

育物惟寬、馭民惟惠、道著興王、本非隸役、或開奉國、便致捨虜、或任邊疆、濫被抄劫、二邦是競、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創承鴻業、旣臨率土、化行宇宙、豈欲使彼獨爲匪民、諸州見在北人爲奴婢者、并及妻兒、悉可原放、梁書簡文帝紀

營莊陵詔

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斃，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樸。今所營莊陵，務存

約儉。

梁書太宗王皇后傳

贈江子一子四子五詔

故我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

梁書江子一傳

改元大寶大赦詔

大寶元年正月辛亥

蓋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蒞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啟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儀，智周萬物，屬齊季薦瘥，彝倫剝喪，同氣離入苑之禍，元首懷無厭之欲，乃當樂推之運，因億兆之心，承彼拘角，雪茲雙恥，事非爲己，義實從民，故功成弗居，卑宮菲

食大慈之業普薰汾陽之詔屢下於茲四紀無得而稱朕以寡昧
哀榮孔棘生靈已盡志不圖全僂俛視陰企承鴻緒懸旌履薄未
足云喻痛甚愈避諒闇彌切方當玄默在躬栖心事外卽王道未
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履端建號仰惟舊章可大赦天
下改太清四年爲大寶元年

梁書簡文帝紀

近東垂擾亂江陽縱逸上宰運謀猛士雄奮吳會肅清濟兗澄謐
京師畿內無事戎衣朝廷達官齊內左右並可解嚴

梁書簡文帝紀

與湘東王令

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

梁書蕭子顯傳

爲孔休源舉哀令

中大通四年五月

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
粉壤毗佐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

至殞喪情用慟慟今須舉哀外可備禮

梁書孔休源傳

與劉孝儀令悼劉遵

大同元年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其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猶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廊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鶴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推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

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溢然真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梁書劉道傳

與湘東王令悼王規

大同二年

上堂作正

威明昨宵奄復殞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濛濛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梁書王規傳又南史二十二

停省婦見令

纏雁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股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

敬進醢醢已傳婦事之則而奉盤沃盥不行矣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附書禮儀志臨城公婚公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姑姪進見之制減者不同令云云西大同五年

與衡山侯恭手令

彼士流航骸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劔輕死降胡惟尙貪
淋邊蠻不知禮讓懷抱不可卑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
數遷徙謀候惟遠箱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敢伸
腹心

甄異張景願復讎教

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政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
郡稱其父爲韋法所殺今於公田者斬法級祭墓訟東身歸官昔
沂澤撫劔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防廣刃讎赦其桎梏之
罪丁蘭嘗恥擢以大夫之位藝文類聚三十三

資遣孔憲一女教

夫思人生至輕事惟悼往表閭式慕義匪字孤至如游般之息見撫張既橋玄之子受託魏王斯故美在令終愛兼身後故無錫令孔憲經術弘長志履貞潔遊處積年一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育行可廣訪如家務求偶對

誠文類聚四十一
覽五百四十一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

誠欲投軀決隄曝身求雨九伐方弘三驅未息役爨之憂兵家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艫舳爭前轉漕相迫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誠文類
聚五十

臨雍州革貪惰教

壯夫疲於環甲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充轉死溝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胡靈斯忍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資

金作贖刑翻成潤屋之產

誠文類
聚五十

圖雍州賢能刺史敘

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雷愛士氓或有傅芳史籍昔越王銘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高賈彪矧彼前賢寔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蘇文類聚卷五十二

罷雍州恩敘

折以片言事關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尅木不對畫獄無人吾自之雍矜懷園狝幸得天無虛旱地歇怪蠱今軸車行塗舟楫且戒植柳官度尙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况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宜留惠澤

蘇文類聚卷五十一

復臨丹陽敘

昔越張脩猛用以美績邊延善政實著民謠吾冲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

蘇文類聚卷五十一

移市教

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反、蕭令解綬、黃雀從而歸、况復衛卒遮車、追民擁榜、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東川、阻茲個水、日中摠會、交貿遷移、雖禁無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舊體、自有常處、不容近遠孔奮、遠逐曹參、正恐舊肆盈虛、或成彫廢、藝文類聚卷六十五

下僧正教

此州伽藍支提基列、雖多設莊嚴盛修供具、觀其外迹、必備華侈、在乎意地、實有未弘、何者、凡鑄金刻木、鏤漆圖瓦、蓋所以仰傳應身、遠注靈覺、羨龍瓶之始晨、追鶴林之餘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極、去聖茲遠、懷聖之理必淡、此土之寺、止乎應生之日、則暫列形像、自斯已後、封以篋笥、乃至棄服、離身、尋炎去頂、或十尊五聖、共處一廚、或大士如來、俱藏一櫃、信可謂心與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進心少、昔塔裏紅面、止傳舍利、象頭白撒、非謂全身

夫以畫像追陳，尚使吏民識敬。鎔金圖範，終令越主懷思。匠以龍
阿，尚能躡鞞。方之虎兕，猶稱出柙。况復最大圖慈，無上善聚。聞名
去煩，見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蘊斯木檣。緘匿玉臺，封印金掌。既
殊羅闔，久入四天。又異祗洹，掩戶三月。寶殿空臨，瓊階虛敞。密帷
不聞，非仲舒之曲學。紅壁長掩，似邢卿之避嫌。且廣夏雲垂，崇崇
鳥跂。若施之玉座，飾以金鎖。必不塵露日姿，虧點月面。琉璃密窗，
自可輕風難入。龍鬚細網，足使飛燕不過。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
足之心。彌重可，即宣勅，永使準行。廣安明集十六

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

臣度連宸夢，地寔瑤趾。王業權輿，以奉締構。爰傾盧綰，同贊密謀。
豫均鄧禹，但奉明詔。故搏飛九萬，實假扶搖之九。沖天百尺，無俟
剗剗之勞。魏文類聚卷十七

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

臣今願敏祉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僑而不見蒼鷹
一遊望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扇之馬
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禁絲方始類文類聚五十一

謝賜新麻表

五司告肇萬壽載光瑄叶璧輪慶休寶麻班和布政懸闕狗道或

弘敬授之典載闡浹辰之敏類文類聚五

又

璿籥環璣鳳司肇律觀斗辨氣玉瑄移春萬福維新刻圓天保類文類聚

五

上南郊頌表

雖周郊南甸宗伯之官徒設漢興北時黃恪之道未隆而體元含
極先後弗違典盛望禋理通孝敬潔靜之禮載光禘郊之風斯洽
昔東平琅琊著藻炎德臨淄中山摘文魏美類文類聚三十八

求盛國臨城二公入學表

臣聞瞻彼緝孤，既次良冶，相諸筍玉，猶符他山，故沮洳之水可屈，鄒魯之鄉爲貴，不惟投斧，昔人以爲精力，弃竿委麥，先哲以爲美談，伏惟陛下，弘至德之微言，闡無爲之妙說，話郊講道，不勞賈生之議，就陽啟位，無待公玉之圖，願得齒年，國尊隨肩，選造

魏文輝聚三十一

讓驃騎揚州刺史表

常願親戾，就列希同，特進之班，角弓還第，不競龍驤之賞，而天澤無涯，名器總集，竊以驃騎之官，既爲上將，神州之重，實號中土，故以彈壓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司絛絳節，金吾縱駭，況復任總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爲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劉蒼，齊憲爲公主所申，吳漢因羣臣之舉

魏文輝類聚四十一
八御覽二百三

讀鼓吹表

寬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緣寵成功，未增榮於鏡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黑水。彼己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慙蘇文類聚六十八在州羸疾，自解表。

昔違紫復，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矜。民請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褰襜明目，日夜厲精。地雜黠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勳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己。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蕢，徒積妨賢。蘇文類聚七十五

謝爲皇太子表

伏見詔書，以臣爲皇太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鴻名盛典，爰萃庸薄。勢舉千鈞，方茲未重。高博九萬，比此非遙。臣本凡蔽，賓賓無取。

特以毓慶雲霄，憑暉璿極，鳴玉內侍，指麾外蕃，猶懼不任，尙疑廢職。況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溫文，義彰昔記，震維禮絕，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贊業東序，魏平非擬，漢莊靡繼。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將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屈叔譽之辭，繹卞蘭之頌。

魏文類聚十六

拜皇太子臨軒竟謝表

臣聞團暉麗天，浮雷居震，必資令德，是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慙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姿，叨逢慈獎，事出希世，方將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察陳奏之章，示嚴警之書，出龍樓而祇召，息車馳道，侍鑿輿而巡幸，說經孔庭，足踐閭闔，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茲守器，逢師曠之褒，值史丹之

魏文類聚十六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虛赫胥之氏墳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唯稱敬誦自茲厥後罕或問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非假二疏靈勞四皓虎賁惡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棗據書戒馬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殞靡續地尊就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安作明離初學記出入銅龍膽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初學記十六又五十五初學記十

爲子大心讓當陽公表

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辯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曾列五等綴參四色初學記五十一

爲子大款讓石城公表

詭對鶴書俯羞鴉翼臣生處深宮未覲焦原之險不出戶庭豈觀砥柱之峻臣間均塘汎水豈議大瀆之流覆篲爲峯終乖小魯之

說

魏文類聚
五十一

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

襄野之辯尙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陰香極一日千里困騏驥之馳高陰百尺耕雲崖之遠照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啟平原之封南郡與郢春殺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映相暉金璽銀券炤灼光彩

魏文類聚
五十一

爲武陵王讓揚州表

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譬北辰而滔滔雲漢不被濡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請因所陳明主理奪

伏冀照計臣聞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舟過遠之資無

託執文類
言聚五十一

爲南康王會理讀湘州表

絲言自天而忽委玉刻披雲而下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暢已深總

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執文類
言聚五十一

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

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

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抱六律之殊氣疑闕永闕踰弘農之洞啟

辭河旣吐邁龍門之已鑿臣以庸蔽竊尚名理鑽仰幾深伏惟舞

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异於立圖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引

闕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執文類
言聚五十五

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

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邵魏，著彼續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髮禿，南郡太守，空爲異序，庶今中和永播，頌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

屋

蘇文煥聚五十五

上白兔表

瑞表丹陵，祥因舊浦，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雘之羽，不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遊君圃，蘇文煥聚五十五

上大法頌表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事止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况迺道出百玉，義高三代，而可闕筆，辭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

下大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
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圖共
瀾並識歸淮萬國均夢一日俱曉佛法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
上古未有斯盛雖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
之賦劉坦游侍之談曾無連頌伏兼悚慙不勝喜悅之誠謹遺狀
詔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

釋藏經五廣弘明集二十
十藝文類聚卷七十七

荅穰城永和移文

屬彼數及悔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鬪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
怪故淪俗駁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
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忍覽今移
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衽當生
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屈實亦勞止想近
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

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玄象將恐齧
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觀陰山之哭藝文類聚
五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真岡王毓藻校刊